

◎ 聂 冷 著

宋应星

Song Ying Xing

天工開物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应星/聂冷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6

ISBN 7-5011-6203-4

I. 宋… II. 聂…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3269 号

宋 应 星

聂 冷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插页 2 张 25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03-4/I·359 定价: 2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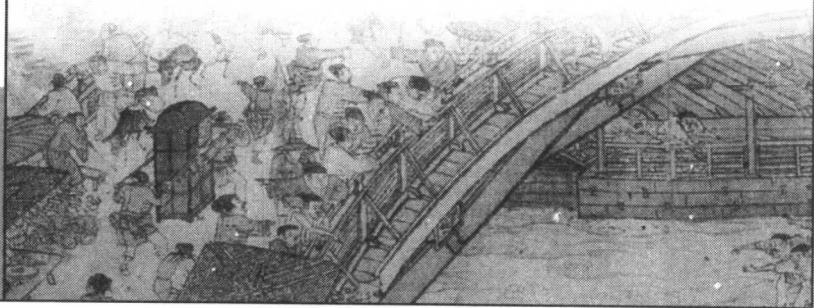
主要人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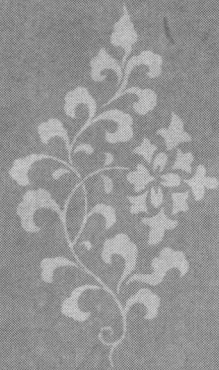
- 宋应星 字长庚,明末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作者。
- 宋应升 字元孔,宋应星胞兄,官至广州知府。
- 宋应和 字道达,宋应星族兄,万历末年太仆寺卿。
- 徐光启 明末著名科学家,《农政全书》作者。
- 宋士中 字然石,宋应星族侄,宋应和之子,官至兖州知府。
- 刘同升 字晋卿,宋应星学友,同科举人;复社重要成员;南明兵部侍郎。
- 涂绍奎 字伯聚,宋应星学友,同科举人;官至云南巡抚。
- 姜日贵 字燕及,宋应星学友,同科举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 李曰辅 字匡山,宋应星学友,同科举人;官至山西监察御使。
- 余氏 宋应星妻。
- 阿茵 宋应星小妾。
- 俞震寰 号“二军师”,阿茵兄。先为绿林好汉,后为袁州知府。
- 邓良知 号玉筍,宋应星塾师,官至广东布政使司参政。
- 曹国祺 宋应星同僚,分宜知县。

目 录

第一章	天子脚下	1
第二章	尚书家门	55
第三章	访求大师	99
第四章	运道多舛	181
第五章	家食之问	255
第六章	吉人天助	283
第七章	淡出尘世	331
代后记	书生『遑穷』见华章	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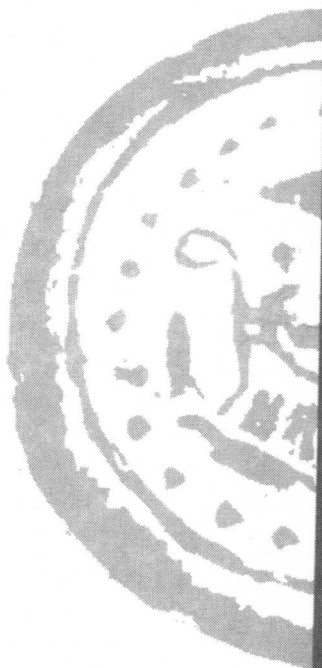
宋应星





第一章

天子脚下



宋懷星



明神宗显皇帝^① 朱翊钧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午牌时分，皇宫内又一度“镗——镗——”的钟声终于把正在酣睡的皇帝催醒了。

神宗显皇帝陛下现年 54 岁，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他即使现在就死，也要算是第四个“高寿”的皇帝了（更何况他还活到了 58 岁）。在他的列祖列宗中，只有太祖朱元璋活到了 71 岁，成祖朱棣活到了 65 岁，世宗朱厚熜活到了 60 岁；还有两个活过了 40 岁；其余的 7 个都只活到 20 多岁或 30 多岁就死掉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曾听说，人要长寿，必须节制淫欲；可是，后宫那么多的美艳嫔妃，一个个蓄积着满腔的性饥渴，眼巴巴地盼着皇上“临幸”，叫他这当皇帝的如何能够节制得住？令人惊喜的是，虽说未能节制，他却竟然也活到了 54 岁，而且至今对于美色的兴头还丝毫不减。此刻，他就睡在郑贵妃的暖帐内，紧贴着“龙体”而卧的，除了郑贵妃软滑的酥体之外，还有一名鲜

^① 我国古代帝王都有一长串尊号，如朱翊钧的尊号为“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简称“神宗显皇帝”或“明神宗”。

花含露般娇艳欲滴的妙龄宫嫔。他们全都赤身裸体，像三条滑溜溜的大鲛鱼紧紧地挤在一个窄小的洞窟里。

这就要说到郑贵妃的好处了。郑贵妃不仅本人狐媚风骚，淫技超众，总能在床上弄得皇上“大欢乐之”，而且还“日选美艳宫女”加以专门的侍寝训练，入夜即奉上名单由皇上点定一个、两个或三个，竟就在她的床帏中为“夜御数女”的集体交合之戏，往往弄得满床侍姬长吟短哼、大呼小叫、不亦乐乎。

绝大多数女人都易患嫉妒病，容不得情敌的干扰，例如现今的正宫皇后和其他贵妃等等，结果是她们越嫉妒，皇上便越讨厌她们，以至最终把她们撇在一边。而郑贵妃则不仅不为别的女人和她一同侍寝而吃醋，而且在床上对入侍宫嫔进行现场调教和示范，使她们初夜入侍即能完满迎合帝意，玩得龙心大悦。于是，郑贵妃便以此而获得了圣上的终生专宠。由她所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也差点被神宗立为太子，只是由于众大臣担心酿成日后的宫廷内乱，依据立长不立幼的祖宗成法予以坚决抵制，才最终未能如愿。

旧年除夕一夜大雪。新年初一雪后初霁，第一遍晨钟响过，一轮朝阳从朝阳门外冉冉升起，万道金光映照着京城的遍地白雪，于是满世界变得晶莹剔透，熠熠生辉，但皇帝夜来耕云播雨，着实辛苦，故难免贪恋此刻小睡，此刻正在梦游仙界，这般人间景致是无暇欣赏了。第二遍钟响，已是巳时，皇帝还在酣梦之中。直到午时第三回钟响，皇帝才睁开了眼睛。他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到了今日的“晨光”格外明亮。

“啊哈，亲亲宝宝心肝，朕的肉肉儿，今几个天气怕是好的紧了，快起来，进过早膳陪朕去南海子溜冰吧！”龙眼



迷离中，皇帝见窗外一片晃亮，第一便想到了大好晴天到南海溜冰的妙趣。于是，他在被窝里两个女人中间，先转向左边抱着鲜嫩如水的妙龄宫嫔咬了几口，又转向右边抱过丰韵透熟的郑贵妃咬了几口，心呀肉呀地乱叫了一气，随后便传呼宫婢侍候起床。

当今圣上神宗显皇帝可说是有史以来最快乐的皇帝之一了。蟋蟀蚂蚁、斗鸡走狗、兵操田猎，以及角觝倡优之戏……等等，当今圣上无所不爱，无所不通。他曾用整整一天时间专心致志地指挥两队蚂蚁把一根鸡肋拖移了五尺之远；他曾号令三千太监在内廷“操练兵法”、“对阵厮杀”，鼓角呼号之声直透东华门外；他还喜欢粉墨登场唱戏翻跟斗，尤以花脸小丑表演得最为出色……然而，现今皇帝陛下毕竟年过半百了，夜来同御两女已稍感吃力，而后虽然一觉睡到了初一午牌时分，但龙体一经被宫婢扶起，心里竟然有点被掏空的感觉，脑袋也隐隐有点眩晕，腿脚也软绵绵的。这使他颇为担心今日是否还能下南海子溜冰。而偏偏这时，值班太监又在阁门外高声禀报：“启禀圣上，今儿个为新年正旦，礼部已于奉天殿、华盖殿陈设礼仪，京师文武百官亦遵制齐集奉天殿，恭候圣驾临朝受贺。”

于是，皇帝不胜其烦地冲着阁门外嚷道：“该死阉竖，大清早的，吵吵什么？告诉诸臣，今年正旦大朝礼^①照例取消！”

① 我国封建时代臣下集体朝见皇帝，有大朝和常朝两种礼仪。大朝仪式在节日举行。明朝定为每年正旦和冬至各举行一次，仪式非常隆重。常朝仪式明朝规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程序较简单。



“回禀万岁爷，方阁老^①说，圣上已久不视朝，于国事多有不便。今日务请圣驾亲临朝堂，躬受百官朝拜之大典，以全祖宗之制。”值班太监诚惶诚恐地在门外回奏说。

“哎呀呀，朕的亲亲肉儿，你们听听，这些个大臣是何等荒唐！他们天天吵着要朕上朝，朕今几个头昏腿软，连溜冰都怕溜不动了，还有哪份心思去见他们！”皇帝不胜苦恼地对昨夜刚被他“临幸”过的两位美姬说。

“就是嘛！皇上且别理那些狗才。妾才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见昨儿夜下雪了，外面还满地是雪呢，皇上今几个冰也别想溜了，还不如吃些早膳，干脆让妾们服侍皇上再睡两个时辰要紧！”郑贵妃顺势献媚说。

“就是嘛，皇上……”那刚被皇帝“临幸”过的妙龄宫嫔也带着远未满足的饥渴，像蛇一样扭曲着身体缠着皇帝说。她是多么希望郑贵妃带着她再给皇帝侍寝一回呀！还不光是解解性饥渴呢，须知，多被皇上“临幸”一回，就多一回怀上龙种的机会，而一旦怀上龙种，就有望升为贵妃啊！因此她听了郑贵妃的主意，内心抑制不住的欢喜，连忙帮着郑贵妃的腔。

“嗯，这么说，朕就确定不理他们。”皇帝爱怜地搂过两名姬妾决断地说。接着，他又再次转向门外的太监吼了一嗓子，“该死阉竖，还不快去传朕旨意！就说今几个雪厚天冷，朕赐众官免礼，让他们早早回家暖暖身子去。”

“回禀万岁爷，方阁老还有紧急奏章要呈请圣示。微臣

^① 明朝不设宰相，最高级的行政官是六部尚书，由皇帝在尚书或侍郎中指定若干名阁臣，组成内阁，集体议政；内阁大臣都被称为“阁老”。



不敢不呈。”值班太监仍抖抖索索地跪在门外不敢离去。

“娘见鬼的方阁老，哪有那么多事呀！朕不想看他的奏折，你给朕说，他所奏何事？”皇帝不得不按耐着性子说。

“方阁老所奏之事，是据可靠消息说，建州女真土官^①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已定于今日公然建国，号称大金，称今岁为天命元年，大有觊觎我大明江山之野心云云。”值班太监尽其所能地概而言之说。

“嘻，这算哪搭子大不了的勾当！也要烦劳朕亲自过问？传朕旨意，着方阁老派几个兵将去把那建州反贼梟了首了事，不必回报。”皇帝总算是“正经办妥了”一件军国要事。但他还怕方阁老派兵去把反贼梟首后又来报功，打搅他饱餐秀色，因此还特意叮嘱了一声“不必回报”，以为这回总算把麻烦全给一扫而尽了，于是长长地透了一口气，接着又吩咐一声：“传早膳！”

“微臣领旨。微臣这就去着众臣解散，各自归府。着御膳房传膳。”值班太监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屁颠屁颠地传旨去了。

宋应星和宋应升弟兄俩是于去年12月初到达北京的。他们是江西奉新县历届生员在去年的乡试^②中考中的两名

① 土官是指当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方官，由朝廷敕封，可以世袭。努尔哈赤本是明朝敕封的建州左卫指挥使。

② 乡试是我国科举时代省一级的考试，因全国统一规定在秋天八月举行，故又被称为秋闱。考中者称为举人。



新举人，并于中举后特意提前晋京来赴万历四十四年的春闱^①的。奉新雅溪宋氏是历代进士、高官迭出的名门望族。他们的曾祖宋景就曾在家族中第二个考中进士，在本朝嘉靖年间累官至南京吏、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②，转调北京都察院左都御使^③，死后赠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④。另外还有一名进士出身的族叔宋国华曾在隆庆年间累官至贵州左布政使^⑤。就是此刻，也还有一位进士出身的族兄宋应和正在京师当着太仆寺卿^⑥；故此，应星弟兄此番进京应考便应邀住在这位族兄的府上，而本来，他们完全可以免费吃住在宣武门内杨树胡同的江西会馆里。

宋应星弟兄俩虽是显贵的故尚书的嫡曾孙，但却都还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们之所以提前来到北京，除了想在会试之前考察一番京师的风物人情和熟悉会试的考场环境之外，自然也 and 所有初次晋京的愣头举子们一样，都想贴近地了解

①“春闱”就是会试。会试于每届乡试的次年在京师举行，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因会试照例在春天2月举行，故有此别称。

②南京尚书加参赞机务的头衔，就相当于北京的阁老资格。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参与机要，只是一种荣誉职衔。

③都察院是明朝的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左、右都御使是最高监察官，级别与六部尚书相同，因此又被与六部尚书同称为七卿。

④死后赠官是皇帝对有功之臣的一种礼遇。吏部尚书在明朝是最高行政官职，通常都担任首辅大臣，为实际上的宰相；太子少保是无实际责任的崇高荣誉职衔，只有少数一品大员方可获得。

⑤布政使是明朝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官阶为从二品。

⑥太仆寺是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卿为其主官，其副职叫太仆寺少卿。



了解当今皇上的英明圣虑，以便考试策论时好把文章作到与圣上的思想高度一致，从而获得特别的恩眷，来他个高中榜首，耀祖荣宗。当然，在他们的想像中，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正好有这位京官族兄给予各方指引，使他们比一般举子有更好的条件来了解京师的种种奥秘。

太仆寺卿宋应和的府邸，建在西四牌楼缸瓦市粉子胡同里。说是府邸，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北京大四合院而已，约莫占着十来亩地，高高的围墙正面中央起一个大门檐，檐顶上盖着深蓝琉璃瓦，檐下开两重包铁起钉大红门，门中央合缝处安着兽头拉环；门楣上砌着些花草鸟兽的砖雕图案。进门一大片空地，种着梧桐、石榴、枣树和四时花草；空地两边是仆役住的厢房和值班房。值班房旁边还开有一重侧门，原来大门只有轿马出入时才开，平常出入都是走侧门。空地后面才是三进独立的正房。每进正房之间都有一片植满花木的小花园。

宋应星弟兄夜晚就宿在第一进的客房里，日间活动则多在第二进主人的书房里。这种低矮的平房看起来既没有南方仕宦大家的大天井连檐多进两层楼房气派，也远不如京师诸王公贵戚的府邸之堂皇，不像个什么大官府邸，但却干爽敞亮，密封保暖，住着倒也还算舒适。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族兄虽然对他们非常热情，各方面关爱备至，还特意派一名机敏的书吏领着他们差不多游遍了京师九门之内的全部大街小巷，领略了京城的无比繁华和高度文明，可就是偏偏不肯给他们讲一点当今皇上的英明圣虑。直到今日参加新年正旦的大朝礼回家，他都没有表示出想要透露一点有关当今圣上信息的意思。

“和尊兄，今日的大朝之礼，可有什么新闻让愚弟一饱

耳福？”宋应星见族兄下轿后走进书房搓手跺脚，不胜其寒甚至还颇有几分狼狈的样子，终于忍不住问道。

“二位贤弟，你们已在京师游历近月了，想必对京师的文物风度已颇有所见。今日是我等弟兄第一回在京师共度新年正旦佳节，实为难得。且容我等从容聚饮一夕家酿，遥祝南方祖宗冥福，家族兴旺，如何？”宋应和竟在他那瘦削的瓦刀脸上挂起一丝神秘莫测的苦笑，显然是故意把话题撇过了一边。

“和尊兄，请容小弟冒昧直言。我弟兄已在尊府叨扰近月了，无比感激尊兄对小弟日常生活的悉心关照。然则，弟等此次来京，可不是专门来游玩兜风的。大丈夫志在为圣主所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尊兄位在当朝三品，理当从根本上讽喻弟等明了经国之要略，以争得个正途出身^①，异日建不朽之功业。可尊兄相携近月，竟一任弟等恣意游玩，绝口不提君国之大体，竟使小弟觉得莫非尊兄已见出弟等鄙陋不肖，不堪与语乎？”宋应星虽已29岁了，却仍然是一副急性子和直肠子。他见宋应和那副遇着正题就绕弯子、故意遮遮掩掩不肯坦言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虽然是客居在这位京官族兄的府上，但他是恩及全族的故尚书的嫡曾孙，在家族里总该还有点地位，而且彼此不过是兄弟行，平辈家居，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于是，想到气头上，他便决定要刺他几句，想忍也忍不住。

“星弟不可放肆！和尊兄自有启示我等之道理，何由你

① 明清两朝都极重科举，把通过科举入仕看成是惟一正途，通过其他形式得官的都是旁门。宋应星在这里所说“正途出身”，是特指考中进士。



大言不惭，妄加揣测？”宋应升毕竟比弟弟大了9岁，而且本身性情也特温和。他见弟弟言辞过激，深怕弄得族兄难堪，于是急忙拿话把他压住，然后，不无尴尬地转向族兄宋应和说，“和尊兄请见谅小弟卤莽。他就是那么个猴急性子，但也不过是求知心切而已，别无他意。”

“哈哈！升贤弟不必担心。我辈兄弟之间，有话随便说便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愚兄今年63岁，早已过了耳顺之年，星贤弟的心意，愚兄岂有不知之理？星贤弟后生可畏更可爱啊！”没想到宋应和听了他那位冒失族弟的责怪，倒真的一点也不见怪，还好像反而变得十分爽朗似地哈哈大笑对他表示了赞佩。

“和尊兄，既然你不罪小弟憨直，小弟就再直言一句。小弟总觉得尊兄内心似有什么隐衷，故而话题一触及圣躬，尊兄就躲躲闪闪的，顾左右而言它。未知然否？”宋应星见族兄随口赞佩自己而却仍然不入正题，以为那一定又是在嘲笑自己了。于是，便干脆再将他一军。心想，还怕你老兄京官架子十足，今天我非要损损你的颜面不可。

“唉——二位贤弟呀，你们不就是想要知道当今圣上的‘崇高风范’和‘英明圣虑’吗？”宋应和见这位族弟步步进逼，不得不收敛了笑容，像是有无限感慨似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对两位族弟说，“愚兄何尝不早就想给你们透露一二？但是，二位贤弟此番来京乃为求取功名，就愚兄所见，凭二位贤弟所具才学，尤其是星贤弟那股少年豪气，照着程式做几篇经义八股^①之文，今科会试中榜已然不在

^①“经义八股之文”就是八股文，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等等。它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第一场答题的固定文体。

话下。倘若刻意求新求活，甚或竟想做出一篇真正应时实用之宏论而为圣主所赏识，则恐怕反而事与愿违。因此，以愚兄之见，二位贤弟其实知道朝廷的实情还是以越少越好。否则，节外生枝，干扰了二位贤弟一贯之为文思路，致使二位贤弟发生榜上意外^①，只怕愚兄之罪就重不可赦了。”

“和尊兄这番话，倒叫小弟越听越糊涂了。怎么文章做得越新越活越有用反而会越不见圣主赏识？怎么知道朝廷实情越多反而会越会干扰为文思路？”宋应星故作大惑不解地问。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这位族兄不过还是在那里故作深沉罢了，我今天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星弟这回所问，倒连我都颇有同感，和尊兄方才所言，还真把我也给听糊涂了。哈哈。”宋应升是个厚道人，因此，他对族兄的暧昧态度远没有弟弟应星那么敏感和反应尖刻。他这回附和弟弟的提问，实是被宋应和的欲言又止反而吊起了想要探个究竟的胃口。

“唉——这么说，二位贤弟是真的一定要闻愚兄给你们讲讲当今圣上的事体了？”宋应和深知已被两位族弟误解，若再不吐露真情，必然遭受他们内心诟骂，被迫无奈，不得不诚恳地说，“只是你们听了要全当没听见，千万别往心里去。过去你们是怎样天真烂漫、慷慨激昂地想事作文的，仍要保持怎样的天真烂漫和慷慨激昂。二位贤弟若能答应做到这一条，愚兄就把真情全给你们讲了。如何？”

“这有何难？尊兄若肯讲真话时，方才见得彼此兄弟情分；若还拿腔拿调的不肯入正题，则尊兄在弟们眼里，便始

^①“榜上意外”意思就是会试时落榜，考不中进士，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终不过是外间一名大官人罢了！”宋应星首先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态度。

宋应升见弟弟话已出口，也就不好表示异议。多年以来，他们兄弟间业已形成惯例，弟弟才思敏捷，直言快语，反应神速，主意多多，在一般性问题上，哥哥总是多依着弟弟；而弟弟的敏锐有时却也难免流于粗疏和偏激，遇到重大关口，则毕竟还是性情温和厚道，举止迟缓的哥哥沉稳老练，处事得当，因此，一旦哥哥最终拿出了更好更稳妥的主意，弟弟多半还是听从哥哥的。但此刻，做哥哥的显然感到还没有另做主张的必要，更何况他内心里实在也和弟弟一样，还是很想听听官廷内幕信息的呢！因此，他便以赞同的神态向正注视着自己的族兄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宋应和只得硬着头皮说：“嗯——上天保佑！那——愚兄就真的开讲了……”

宋应和是万历十四年，也就是宋应星出生的前一年中的进士，当年被派往福建兴化府当推官^①，任满后内调京师任刑部主事^②，再升任工部虞衡司员外郎^③；万历三十几年间，

① 推官是辅助知府掌管刑狱的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公安处处长，一般为正七品。

② 主事是中央各部的具体办事官，约相当于现在的处长，一般为正六品。

③ 虞衡司是工部的下属机构。员外郎是中央各部所属司级机构的副职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司局长；其主官叫郎中。